

对于后来享受历史幸运和巨大民族灾难补偿的人们来说，
本书无疑是一本值得知晓的编年性史诗。

书内全部情节，都在围绕、解密一个像

伸出两支胳膊的“申”字形符号谜底所

局限的非宿命、撞路而展开，作者并进

将其理解为：一首律诗的整体格律、

一支奏鸣曲的变奏曲式、一次哲学意义

的上升螺旋、一场史论式的缜密回顾。

迷

乱的诗情

2

淮水悲欢奏鸣曲

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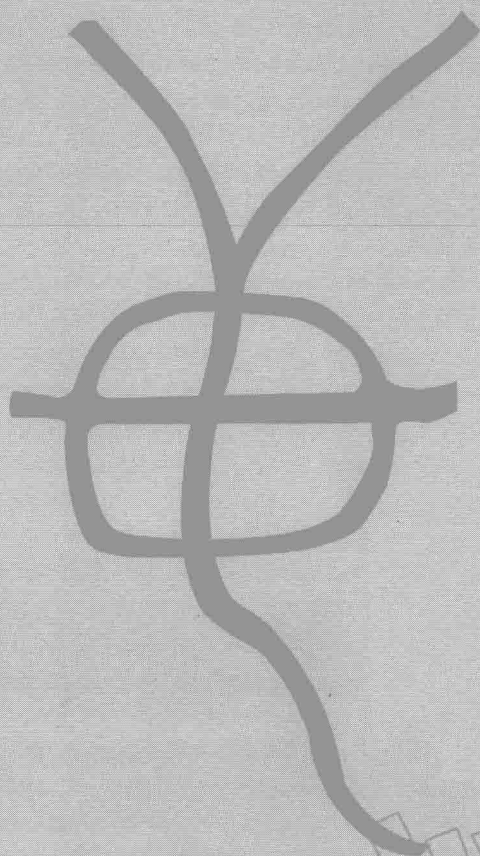
孙路静 著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对于后来享受历史幸运和巨大民族灾难补偿的人们来说，
本书无疑是一本值得知晓的编年性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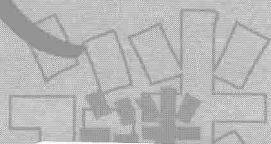
迷乱的诗情 2

——淮水悲欢奏鸣曲



[2007]

6216



孙路静 著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第二部

红竟紫

诗律——承

奏鸣曲式——展开部：狂暴的急板

惡紫之奪朱也。

第三十二回 风头如刀面如割 于立李焱破“四旧” 愁云惨淡万里凝 大学中学立“四新”

教学楼负一层只剩下左未了被看守了。李焱愤而辞去监护队长一职，和于立、郑洄、张愉他们天天研究不断从各地传来文革发展的种种真假难分传闻。在校文革临委会的选举中，于立当上了副主任。学校里一派乱象，谁也不把临委会当回事儿，眼见是个有名无实的差使，他也不怎么上心下意。丁银凡和魏得琴二人不知为何，又收回自己落了地的话，当上了委员，和严文明他们听命工作组去安排活动，同样也没啥人听他们的——校文革临委会的权威，始终也没有建立起来。铁一中工作组的处境不断恶化，已有人贴出要“万其臣和工作组滚蛋！”的大标语了。万其臣仍在苦苦挣扎，期图扭转局面。

八月初，撤令一下，工作组不得不灰头土脸地被驱逐出了校门。李庆丰虽然不要宋钊的“检查”了，却依然不搭他的茬儿。唐学治、莫玉英、邹申文等像彻底失怙的孩子，任中学生们欺侮、摆布！已经被揪斗好几回了。简政、贾玉律、郝若来等犹然未解心头之恨，每每冲上台去对唐学治、邹申文拳打脚踢抽耳光，又想为左未了翻案，又怕他那个“现行”的紧箍咒，所以也是两生其难。娇小细弱的何媛媛也不“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扭着小腰儿上得批斗台来，死命地薅着莫玉英向为自豪的浓密头发，扯得它一绺一绺地落下了来，还连骂带叫，眼泪鼻涕共双飞，显得比窦娥还冤屈许多。

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语录纷至沓来，李焱听得如醉如痴，对毛主席更加无比崇敬。又听郑洄说，中央有人要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李焱要是知道是谁，敢第一个去找他拼命！他到处想找一本《语录》，却看李森的床头有一本，那是闻华骊从郑炯那里讨来后，送给李庆丰的，李焱缠着李庆丰弄到了手，到处炫耀地天天握在手里，时不时地在会上翻翻引用，令众人眼馋不已。第三天，郑洄弄来一捆几十本的《语录》到校散发。慢慢地大家都有了。校园里除了左未了仍被关押外，任嘛都没人管了。又是郑洄，看到毛泽东带着红箍儿的照片，指着八·一八林彪的讲话，说：“我们必须马上成立红卫兵战斗队，也要上街破‘四旧’去！”于立说：“好！我就写成立红卫兵的告示！”

他们第一个在校门口帖出来告示：

关于成立“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的通告

“八·一八”红卫兵今天正式成立！欢迎报名加入本组织。条件是：

一、本校出身“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的学生。

二、直系亲属三代以内不得有杀、关、管人员。

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有意加入者。请速到高一(1)班教室报名登记,经队部审核,即为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光荣战士!

“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队部

1966年8月23日

霎时,高一(1)班门外排起了长龙,负责登记的于彤、宋爱民等人,用课桌把人堵在走廊里,一个个进行登记,不一会儿有几十人登上了。一些人无助地在门外徘徊,心有不甘。杨发得仗着和李森关系较好的份儿上,要求报名也没有登记上,苦恼地直拨浪脑袋,说:“我们家怎么是中农呢?我记得是下中农呀!”身材壮实的李梅盛挤过来,问:“于立,我们家出身城市贫民,你们要吗?”于立听了一怔,还没回答,郑洵说:“完全可以!相当于贫农嘛。”李梅盛兴高采烈地催着于彤记下来,看登记上了,才跳着哼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走了。

排到刘实了,他小声小气地说:“我爸爸解放前是自由职业者,可以报名不?”李焱在旁边,语气坚决地说:“不要!成分太高了。你没长眼睛呀?我们的《通告》上写的清清楚楚,本组织要保持红卫兵的高度纯洁性!”刘实赧颜而退,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而队伍突然轰动起来了,有人说,高三(1)班门口招八·一八红卫兵呢!嫌于彤他们登记太慢的人,马上跑走了不少。

张末跑来报告:“立哥,丁银凡、武月梅他们也贴出了告示,招收的条件和咱们的一模一样。”果然,门口许多人跑到那边去登记了,杨发得和刘实等也过去碰运气。郑洵说:“快!再加一个登记的。”两边较着劲儿开展了人员争夺战,第三个、第四个……各自成立红卫兵的《通告》不断地张贴告示出来。看看眼面前的人走没了,已经登上了的吕科展,又陪着腆着脸的唐启潮过来,对于立说:“他也想报名加入,行吗?”李焱一见是他,把眉毛一扬,说:“他爸爸唐学治还在被我们批斗,能滚多远就滚多远去吧!”唐启潮绛颜离去。登记到了最后,宋爱民和于彤数清后,说:“共有153人报名。”

郑洵对于立说:“赶紧找教导处的戴老师,把学生档案拿出来,一个个予以核实。”李焱很佩服郑洵的这一手,响应道:“对!绝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来,我和于彤去核实。”戴云芳是学校里唯一的政工干部,中专毕业分来不久,跟李焱的年纪差不了多少,中等个,红脸蛋儿,俩笑眼儿,态度一向很和气。她一听李焱他们要来查档案,坚决不同意,说:“你们无权查阅!”李焱和她争吵起来,激愤地要冲进去自己找。戴云芳害怕了,让步道:“你们找邹主任,要是他同意了,也行。”于彤拉住了李焱,两人找到了邹申文。邹申文已被斗、被打得见了李焱就哆嗦,哪有那个胆儿敢不同意了?便跟过来对戴云芳说:“我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戴云芳听他说的不清不白,很不乐意地让李焱他们查了学生的档案。直到下午,两人才翻蚰完了,对照的结果出来,果然不出所料,有故意报错的、有三代内存在问题的、有高成份妄图蒙混过关的……

不一而足。

李焱骂骂咧咧：“潘子力，混小子，明明是城市贫民成分，非要高靠工人阶级！他妈的！孙远家是富农，敢登记是贫农，一点儿也不老实！……”剔除的结果，只剩下了百来个人。郑洄、李焱公推于立当队长，他俩做副手，张愉为指导员。于是张贴出来大红的“八·一八红卫兵战士光荣榜”，连同五个分队及其领队的名单，一鼓脑儿地全齐了。又连夜在大礼堂开会，人员来得齐齐整整，一个不落！先由郑洄宣布了八·一八红卫兵队部的领导组成人员。李焱接着讲话：“……为便于开展活动，战斗队不再有班级的界限，按居住片划分分队……张愉领着大家学习了林彪八·一八讲话和《人民日报》发表的《好得很！》的社论。

最后，于立讲话，说：“我们‘八·一八’红卫兵今天成立。为什么叫‘八·一八’呢？就因为毛主席在这一天第一次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都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从此，我们为了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建设一个红彤彤的中国，打出一个光灿灿的新世界！明天，我们就要第一次走上社会，按分队组织分片上街，横扫社会上的一切‘四旧’和污泥浊水。‘把旧世界打它个人仰马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郑洄补充道：“回去后，各人先把自家的‘四旧’扫荡一下，正人要先正己嘛！”

第二天一大早，于立他们这一路，准时在张愉家集合，各个都带自家的“四旧”物品带来了。于立说：“我们家的书不多，翻了个底儿朝上，找到了几本我爸爸打小上了两年私塾的《幼学故事琼林》，都叫我拿来了。”晋寅华看看，说：“噢，还是线装的老古董呢，该烧！”于立又说：“还有我从学校借来的几本《中华古文活页文选》，不知道能不能上缴？”李焱说：“管他那来的呢，只要是‘四旧’，格烧勿论！你这一提，我想起来，今天回来后，学校的图书馆，我们也该去破一破！”

郑洄身穿一身崭新绿军装、推着自行车、带了两捆书进来，把李焱、张末们羡慕得要死，一起团团围住他。李焱问：“你从哪儿弄来这身军装？”郑洄笑而不答。宋爱民说：“怕不是真的吧？”郑洄勃然作色：“谁希罕假军服哟！”李焱说：“爱民，你闭眼说话哪？也不看看人家的爸爸是干啥的！森森，我记得爸爸也有一套抗美援朝时候的军装呢？”李焱说：“压箱底儿呢，都洗得发白了。”郑洄一听，忙说：“我拿新的跟你换。”李焱问：“为什么？”郑洄说：“军装越老越好看，也越值钱！”说着，张末帮他把手卸了下来。

郑洄说：“我清了好几堆，现在才是一半儿，回去后再拉来。”大家翻翻书，看到有装订整整齐齐的《知识就是力量》、有精装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民粹派文选》、《浮士德》、《辞源》、《论衡》、《高老头》……郑洄说：“那本《战争史》，我爸不同意上缴，我说您得支持我们红卫兵的行动，他才没法了。”宋爱莲不无羡慕地说：“你们家的书真多，这些书，我们见都没见到过！”宋爱民把自己

带来的东西展开了,说:“于立,郑洄,我家里尽是些技术书。你看,这是《原木综合加工》,这是《车辆编组流程》、《铝电解铸造工艺》,还有……全是翻译苏修的!”

宋爱莲拿着本书,说:“这还有一套《三言二拍》,是我妈最爱看的才子佳人书,叫我也给偷出来了!”宋爱民再接口道:“我们家的缝纫机是蝴蝶牌的,啥蝴蝶、鸳鸯?软离巴唧的。昨晚趁我妈不注意,让我用小刀把那商标‘嗤嗤’地给抠蛰了,我妈还没看见呢。”他“嘻嘻”地笑着,自我欣赏着和他妈的斗法。宋爱莲拿起一本郑洄带来的简装本《唐璜》,翻了翻,突然扔了书,捂住眼睛,说:“羞死人了,真难看死了!连这样的书你也有?”李焱好奇地拿起来,翻了翻,原来是其中有男女的裸体相拥插图!他也腾得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下狠劲地就要撕那书,老厚的哪里撕得动?便举起来扔到了地上,死命地跺了两脚。郑洄不好意思地看着他。

李焱把自己带来的大包袱也解开了,见有一个鸳鸯戏水的缎子被面、一块印有美女图案的香皂、五十年代流行的妇女化妆盒、一对劣质青玉雕刻的狮子滚绣球……晋寅华嘲弄道:“李家兄弟要开化妆品店了?把这些能用的东西也拿来凑数!”李焱气恼地说:“我爸爸的书,他一个纸片儿也不叫我们碰!这些东西咋啦?不都是在‘四旧’的范围里吗?”张愉笑着给他解围:“对对,是够俗气的!把那些香皂的皮儿撕了,拿回去还可以使嘛。”李焱也不动手。晋寅华说:“我可不知道‘四旧’都包括哪些东西?大家可以到我们家里去看看,那些属于‘四旧’的全部上缴!妈,我们要翻喽?”岳淑兰不温不凉地答应道:“行啊,破东西、烂铺陈的,要就拿走吧。”

进了屋里,于彤指着墙上的一面印有“心心相印”的大玻璃镜子,说:“这是‘四旧’语言!”晋寅华马上扯下它来,走到院里“砰!”地甩到地上碎了!宋爱莲指着台灯的遮光罩,说:“这个嫦娥奔月够封建的!”张末替晋寅华把它取下,扔到了当院的地下。于彤看见窗帘上有勾花的麻姑祝寿的花纹,说:“这个也是够迷信的!”晋寅华迟疑了一下,还是把它取了下来……看再没东西可破了,宋爱民说:“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该挖掉的也要挖了!”岳淑兰不满地说:“不劳你小爱民费心了。这个我自会办了它!”张愉看她不高兴了,赶紧说:“都到我们家看看吧!”李焱进屋,一眼看到那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也把它扔到了外面的大堆儿上,张末心里老大的不乐意。

李焱问:“我记得你有不少学写古诗词的书,都哪儿去了?”张愉立刻面红耳赤,“吱吱呜呜”地说:“叫我表弟借走了。”李焱心知有诈,可他和张愉向来关系最铁,竟然压下来不提。于立指着窗台上的金钱松和小石榴树的盆景,还有一盆春兰草,说:“这可是毛主席说的封建士大夫的玩意儿!”李焱指着几尾珍珠虎头金鱼,说:“那缸金鱼更是小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张末拍手笑道:“我有先见之明!早就伺弄喂烦它们啦,老想处理了它,我哥偏不同意!”说着,把那两盆盆景一手一个提溜了出去,摔在地上,也不顾及他哥哥在旁边扭曲痛苦

的脸色——那是他好几年来精心设计、扎枝整型的心血结晶！

于彤抱起那金鱼缸，连水带鱼倒在花圃地上，用脚把那几尾金鳞闪闪、犹在苦苦翻腾的柔弱小生灵，踩进了松软的土壤里！晋寅华和宋爱莲看着老大不忍。又翻出了不疼不痒的一些小摆设，大家方回到院子里来。于立说：“先把这些东西放这里，等我们回来了，一并送学校去。”李焱着急了，说：“咱们快走吧！我来的时候，见人家不少学校也要行动了。别落到丁银凡、武月梅他们后面去！”于立说：“先到我家再看看。”李焱说：“你家还要走回头路，回来再说吧。”郑洵说：“我们顺街从东往西去，看见‘四旧’就破，好不好？”大家同意。

正要走时，不知谁通知的常鲤波，她也赶来到，大家已经好多天没见到她了。只见她原来十分润泽的脸色变得煞白，没原来那么嫩生了。晋寅华和宋爱莲上去拉住她，问长问短的，很是亲热。常鲤波边应着声儿，边拿眼溜觑着李焱。李焱看看她，一点也不带好脸子，蹙着浓眉、低沉着声音问：“你来干吗？你又不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常鲤波眼圈儿里含着的泪珠儿就要流出来，一句话也不说。晋寅华怒道：“李焱！你这是要干啥？人家是来家找我的，轮得到你黑着脸说勉话的吗？”于立问：“鲤波，最近咋没看到你来校呀？”“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爷爷身体不大好！”

李焱毫不留情地揭露道：“还遮遮掩掩哪？你爷爷是个反动学术权威，叫学校软押起来了吧？别当我们不知道！哭啥哭？说错你啦还？”李焱紧着挡在他俩中间，不满地叫：“哥哥，你就省下两句吧！”常鲤波“呜呜呜”地大哭起来，晋寅华也劝不住。宋爱莲怒目列张，指着李焱说：“李焱，你有啥了不起的！就会欺负鲤波！他爷爷碍着她啥啦？她爸爸比你爸爸的官儿还大呢，你怎么不说了？”李焱看动了众怒，不再吭气儿了。晋寅华说：“你们去破‘四旧、五旧’的吧，我还就不管了！我陪着波波。”宋爱莲也不去了。于立看看郑洵，说：“也好，咱们走吧！波波别哭了，有话跟她们好好说说吧。”见到常鲤波，于立心想，白鸥姊妹一去俩月，倒是接到了白鸥的一封信，咋还没有回来的消息呢？

太阳才刚升起，一行来到街上，只见一队队红卫兵已在行动了，一些清理出的东西堆在街边，被点燃好几堆。一丝儿微风也没有，缕缕青烟标直地向上升腾，衬托着刚刚出伏的天气更加燥热不堪！李焱埋怨道：“看看看看！起个大早，落个末了！咱耽误了时间，叫人家占先了吧？”于立朝街上放眼望去，那块路牌也被红纸黑字覆盖。“文革路”！大白路现在易名了。郑洵赞道：“改得好！针锋相对。不革命哪来一唱雄鸡天下白？”一行人生发了灰溜溜的感觉，怕别人把“四旧”都给“破”完了，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走到一扇门面不太大的商店前，一大堆人在探脖伸颈，对着尚未开启的镶嵌着的棕红活动木板的门窗上看着、念着。李焱他们也挤了进去，只见上面贴着白纸黑字：

通 告

经查，许多商品名称，存在着严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旧意识、旧习惯，属于

“四旧”之列,如:王麻子剪刀、飞月香烟、芳香蚊香、玉女毛线、素手华达呢……等等的一类,无不散发着封资修“四旧”的臭气,在不知不觉之间,腐蚀毒害着革命群众的灵魂。还有的胆敢明目张胆地书写反动标语,如“红骑士”香烟,反革命分子竟然在马的尾巴上变相书写了“蒋介石(该死)万岁(万碎)”的特大反标,现该案已被我高度警觉的红卫兵战士破获,有关人员已经被监管。所以,我们必须在全市予以封存待查全部商品!

现在,我八中红卫兵战士要求该店用一天的时间,彻查一切将要出售的商品,有问题的一律不得出售。否则,一切后果由店方承担!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火眼金睛,识破一切阶级敌人的隐身术,大打一场破“四旧”的人民战争,建立一个“四新”的无产阶级新世界!

市八中红卫兵第一破“四旧”尖刀班

1966年8月24日

李焱抱怨说:“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活儿嘛,倒让八中抢头里了。”围观者的议论不绝于耳,说好的多,发牢骚的少,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理解。于立看看自己一伙儿落了后手,也心急如焚地招呼大家快向前走。来到市公安局门口,又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只见在大门口的墙上贴着:

建 议

市公安局的革命同志们:

我们是市回民中学红卫兵。同志们知道,破“四旧”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要任务,除了显而易见的“四旧”必须破除之外,一切所谓“规章制度”,也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的检验!我们郑重向你们建议:

一、红色是革命的象征,红旗就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所染成!可是,为什么路灯却是绿灯停,红灯行!?难道红色反倒成了阻碍前进的颜色了吗?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据了解,这都是解放前英美日俄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因此,建议你们以最快的速度,把这颠倒了多年的“规矩”,再颠倒过来!越快越好。——实行红灯行!绿灯停!

二、“左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然而,你们的交通法规中却明文规定“车辆、行人靠右行”!这不明明是在公然大唱反调吗?面对这样的规定,一切革命的人民群众都不会承认!因此,我们强烈呼吁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一点也不难,比如,司机开车的方向盘为什么就能在左边呢?——请实行“车辆、行人靠左行”!

希望我们以上建议能在3日内成为既定事实!另外,铁路也存在同样问题,请你们一并转达。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市回民中学回民支队红卫兵第一支队

1966年8月23日夜

郑洵看着落款,说:“‘回民支队’现在又建起来了!”李焱看了心里万分地

钦佩,对于立说:“瞧人家,看问题多深刻!咱们咋就没想到?”李焱感到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了,说:“谁说的?前面到了路局门口,我就有一条建议!”于立急问:“你有啥建议?快说说!”李焱说:“我在市体校的时候,常听那些市里中学的队员谈外出游玩的事儿,说‘还是人家李焱铁路上的人,一年有好几张免票呢!’也有的说‘这不合理,铁路是国家的,凭啥他铁路上的家属就该有?’我们不正好提这一条吗?”郑洵大声叫好,说:“铁路职工子女提出这样的问题,更有自我牺牲的深刻革命意义,我举双手赞成!”于立笑说:“好嘛,李焱胆量不小,敢给他爸爸提意见了!”

一行人兴奋的手舞足蹈,快步走到路局门口。李焱向老姚头讨笔墨,老姚头忙不迭地进去找了来。于立对李焱说:“既然是你提的议,你说,郑洵写大字。”郑洵握笔,笑看李焱。李焱脸憋得通红,老也冒不出一个字儿来,忙推脱:“于立你说,你说嘛!”于立略一构思,说:“有了,咱们得写得激烈一点。”不一会儿,郑洵收笔,再向老姚头要了浆糊,贴在了路局的大门旁:

强 烈 要 求

铁路局的领导同志:

我们铁一中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全体红卫兵,满怀强烈的无产阶级豪情,坚决要求路局党委在当前的破“四旧”运动中,立即废止铁路职工及其家属所享受的“免票制度”!

众所周知,免票制度在世界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都普遍实行的。我国自有铁路以来,从卖国贼慈禧太后、袁世凯、北洋军阀、日本鬼子,直到蒋介石,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是旧社会反动政府麻痹铁路工人的一种手段,是消磨工人阶级斗志、美化反动统治者的面纱!

然而,这种反动习惯势力,却在解放后也原封不动地承继下来,虽然从开始的每年12张,减少到现在的1张。这是一种典型的“四旧”,它扩大了铁路与路外群众的差距,侵占了国家的资产,助长了铁路工人中的职业优越感,加重了铁路运输的负担,广大路外人民群众对此早就极其不满!

我们铁路职工子女愿意首先从自身作起,强烈要求立即废除所谓的免票制度,与一切旧观念、旧习惯势力,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顺致

革命后代的敬礼!

铁一中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

1966年8月24日

李焱念了一遍,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写得真好!有理论高度。我能想到,就是写不出来。”李焱说:“哥,也到咱们家再去翻翻嘛!”李焱说:“成!我带路!”他歪了歪头对老姚头才一示意,众人便走进了路局的大门。于立本不想打扰李庆丰家,可是李焱已然前行了,只好一块儿进去。李焱的家从来还没有同学来过。众人侧边过了局办公楼,穿过森然而列的松树走廊,看见高大的冬

青树隔开了办公区,局级干部们一家一户的别墅式两层小楼隔断为十来个小院落,罗列在绿树碧草掩映之中。

不一会儿,路局门口上班的人群围观起大字报来。宋钊到了门口,看见儿子和一帮人走远了,又看了大字报的内容,不禁对围观者说道:“我看这些孩子们提的建议很有道理嘛!我签名表示支持!”他带头在大字报上用钢笔写道:破陈规,树新风,向革命小将学习!宋钊,即日。也有许多人在上面签了名,却没有反对的。万其臣从楼里走出来,对大字报连看也没看,怒气冲冲地对老姚头吼了起来:“是谁叫把大字报贴在路局大门口上的?马上把它撕喽!”老姚头看主任如此严厉,只得陪着小心,小声儿说:“是李书记的大公子要贴的嘛!”万其臣怔住了,他过去看了看,确实是铁一中学生写的。

才领教过了铁一中学生、尤其是李焱的蛮不讲理劲道儿,万其臣赶紧连跑带颠儿地进了楼内,向李庆丰汇报,说李焱他们贴出了《强烈要求》,还说有不少人支持他们,我担心大字报从此会不会漫天飞扬到路局来?别干扰了局内的工作,以至不可收拾,云云。李庆丰一听,看着万其臣风声鹤唳的“孬样儿”,搓着手“呵呵呵”地笑了起来,说:“我家这个臭小子还行啊,内检不避父,敢给老子贴‘白条’了!老万,瞧你!怕什么呀?报纸上都在欢呼叫好,咱们也支持他们一回,给部里报送一个内参信息,说铁路职工子弟红卫兵小将破‘四旧’,强烈要求取消免票制度,请部里研定。”万其臣点头找裴秀清去了。

进到白色木栅栏围圈的小楼里,李焱把上下所有十间房子的门全都打开了,说:“大家再帮我搜搜,只要认为是‘四旧’的,都把它上缴了。”张愉好心地问:“你不怕你爸爸回来熊你呀?”李焱说:“顾不了那多了,他也不能反对我们的革命行动嘛!”郑洵看看房间的陈设:黄杨打蜡地板、显然是配置的呆板家具、一式样的两面复色的落地窗帘,和自己家的差不多。在于立他们眼里,这套房间和环境简直就不能再高级了!到底是心存顾忌,只在几个共用房间里看了看。

李焱自己从客厅的书橱里抽出来几卷卷轴画,打开一看,有彤临庐赠给李庆丰的书法作品——录放翁《丰年留客》诗、陆广台的国画《独爱菊》、巴望的《八仙乘槎泛海图》等等,均书“赠李书记雅审”。郑洵问:“这些人都是干吗的?”李焱说:“好像是路局俱乐部群众艺协的吧?”“怪不得没听说过呢。”张愉说:“这就叫附庸风雅吧?一分钱也不值。”于彤说:“全是‘四旧’!”李焱便把它三把两拽地撕了放一边去。

宋爱民说:“你们看这对物件,够小市民气的!”众人看是一对放在五斗橱上的瓷瓶,画着正反对仗的同样一幅画:一仕女握鹅翎扇,独倚江边,凭栏远眺,旁边录着杜牧的诗:娉娉嫋嫋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锁上竹帘总不如。张末说:“看这熊玩意儿都快要破碎了,快‘四旧’了它!”张愉斥道:“你懂什么?这叫冰纹!”郑洵拿过来,掉了底儿看看,说:“雨后天晴底,大明成化年制”,说着,顺手拿过《辞海》翻了翻,说:“是……1466年,吓!正

好五百年正。”

李焱说：“我早已就地看它不顺眼了，‘四旧’了它！”走到外面，于立欲要制止时，李焱已对着台阶“呼！”地把它摔得粉碎！郑洄心中说，可惜了了的五百年的东西。大家又翻了一通书，把那本大部头的《辞海·试行本》也拿来，捆了一捆。李焱小声说：“哥，你不怕爸发脾气？这可是他很在意的东西哟！”李焱迟疑了一下，说：“怕什么？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也得上缴！”这才把“战利品”提上，交给大门口的老姚头，说回来时再取走。

李焱他们看看大门口越围越多的人群在看《强烈要求》，觉得自己终于也破了一大“四旧”，心里充满了战斗的成就感，一路欢喜地继续前行。于立指着从前面巷子里出来，正欲横过马路的人说：“那不是二中的苗援朝么？”李焱道：“没错，是他！”他大叫一声：“苗援朝！”苗援朝提着一个黑包，闻声跑了过来，拉着众人的胳膊说：“李焱、于立、张愉，哟，郑洄！你咋跟他们混在一块儿？”郑洄笑说：“我考到本校了呗。”于立问：“你忙啥哪？”“跟你们一样，破‘四旧’哇。”李焱笑说：“人都说，数你小子最诡诈了！”苗援朝苦笑了一下：“你这是咋说的来？”“这包里是啥？”“里头是黑书稿。”

他见郑洄他们欲探究底的神情，忙说：“昨天下午我们到市作家协会抄‘四旧’，一个登记员悄悄告诉我说，有好几个作家的书就要写成了。听说毛主席讲了，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你们红卫兵还不快去抄了他们？我们问那些作家书稿的事，都说没有，让我们一通皮带打得全招了，当场表示上缴。只有高衍枚说他的书稿转移到他乡下的小舅子那里了。我们勒令他必须今天取回，老老实实在家等我们去取！所以我刚拿到手。那老东西还要我签收据，我把他推一边去了，去你娘的！我给你签狗屁的收据，你还想将来变天呀？回去我就给你烧喽！”郑洄的好奇心上来，说：“什么书稿，让我们也看看？”苗援朝抽出厚厚一叠纸，见封面上写着：《淮水恩仇记》三部曲。郑洄笑道：“现在写三部曲的作家多了去了！”

忽听远处救护车“叮叮当当”地响着铃声，朝着苗援朝出来的巷子拐进去了。接着又是几辆救火车风驰电掣地向东边开去，打断了于立们的话。见两车开远，李焱问：“你们的许瞎子最近咋样了？”“嗨！别提了，叫关起来啦，说他是特务，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掌握他写信的间谍证据了。喂，听说你要去报到了？”“报啥到？”李焱惊奇地问。“都传说你被选到省足球队了嘛！”李焱也听到了这传说，便说：“反正现在还没有通知我。”苗援朝讨好地说：“小哥子今后混好了，别忘了我们唷！”说完挥手走了。李焱不无感佩地说：“这小子！二中数他球踢得好！”郑洄说：“一中给他起的外号叫‘亡命徒’，有名的要球不要命的家伙！”

众人继续前行，来到市人民银行支行。平时门可罗雀的门前，今天热闹非凡，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倡议、通告和批判文章。于立看见一张倡议书，上面写到

倡 议 书

各位革命的储户同志们：

储蓄，本是为国为民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尚举动，应该成为每个革命群众的自觉行为。但是，利息却是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毒疮，它毒化我们的革命意志，倡导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侵占了国家利益！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宗旨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此，我们倡议你们搞一次自我思想革命化的行动！经与银行协商，在存取款时，请按下列情况办理：

第一、不要利息！凡不要利息的革命同志请到第一柜台存款。

第二、不取利息！凡有到期存款的革命同志，请到第二柜台取款。由银行把你的那部分利息，直接捐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

第三、直接捐献！凡把自己用不着的款项，自觉捐献给国家是无比光荣的事情，我们大力支持！请到第三柜台办理。

第四、不办利存！银行方面自今日起，不再办理有息储蓄。

第五、停止定息！从即日起，不再对本市所有资本家支付此项带有剥削性质的款项。

希各周之

商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1966年8月22日

郑澍对于立说：“我有百十元的一年期定单，刚好到期了，回来连本儿带息一块儿捐了吧。”于立说：“我们家没有你们家经济条件好，我们月月整存20块。到了时候，我也不要利息了。”两人走进大厅，果然看到稀稀落落的储户们，都集中在一、二柜台。又看了一会儿，第三柜台处并没捐献的人，郑澍颇有些悔意。李焱过来，说：“我身上有20块钱，原来准备今天中午咱们几个不回家，刚好吃一顿饭的。要不我把它捐了？”张愉说：“就那么点儿，别捐了。等那天我有40块到期了，你有多少？和你一齐捐了它。”李焱说：“就这些了，叫我都花没了。”于立笑说：“你别有一个花俩的，就不错了！”大家笑笑，再向西走。

淮河大饭店门口一帮上百大学红卫兵在出出进进，正朝外搬东西装车，有漆器、字画、围屏、灯笼、盆花、瓷器、落地窗帘儿、檀香方桌、弹簧床、雕像、景泰兰大瓶胆、唱机唱片儿、提花被罩……统统朝汽车上甩，“噗隆砰咚”山响，“稀里哗啦”脆崩。张愉自言自语：“慢点，慢点，有的价值连城哪！”于彤听见了，说：“心疼了？比你的盆景值多了，是不是？”张愉对于彤踩金鱼的怨怼还没消，见他说话也不理他。又走不远，到了市委门口。郑澍说：“连市委门口也围了那么多的人，干吗哪？”过去一看，原来是份：

紧 急 呼 吁

市委、市人委负责同志：

我们是外地常驻贵市的公务人员，经常出入这个大门。我们看到市委的

牌子是红油漆书写的,而市人委的牌子却是黑油漆的!我们这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在党的领导下,应该是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才能红色江山万年固!市人委是人民政府,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黑色牌子,难道和党委不是走的同一条社会主义红色大道吗?如果是,为什么一红一黑呢?难道市人委的领导们也没有看出来吗?

我们紧急呼吁,立即更换牌子,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问题。

各地驻滨淮市有关单位

66年8月24日

张愉说:“外地人也来凑什么热闹呀?”于立说:“它说的好像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嘛。”

第三十三回 大道废弃出仁义？ 李焱请客共济园 大军过后必凶年 襄公惊失镇轩宝

看看手表，都 12 点半了，李焱说：“咱们吃点东西再干吧。”郑洵说：“我们家就在前面军分区大院里，到我们家吃去吧。”李焱说：“今天就算了，我请大家吃顿饭。右边不远处就是南塘公园，去共济园咋样？”众人都听说过那个共济园是喝钱的地方，又几乎都没去过。张愉面添忧郁，问：“你有多少钱了，敢去那种地方？”李焱说：“那里现在便宜点儿了，咱们这些人有 10 来块钱，保你吃好喝足！”郑洵说：“没错，不够我来兜底儿！”张末雀跃欢声：“去就去！过去我们连看也不敢正眼看它，身上只有两毛钱，还不够闻香味儿的。”李焱笑说：“那你就过屠门而大嚼吧。”于立嫌贵欲要阻止呢，看大家兴致勃勃所向，只好任其所行。

“哟！南塘公园也改名啦？”到了地方，众人看那售票处前贴着：

革 命 公 园 公 告

本园响应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自今日起，更名为“革命公园”。

特此公告

革命公园管委会

8 月 23 日

李焱道：“不用说，共济园也改名了。”于立便要抢着买那每人一张的三分钱门票。李焱说：“我们就说是来破‘四旧’的，还买啥票？”竟不要他买，带头径直走了进去，门卫并没敢拦阻他们。

进到园里，便听见丁当二五的铁器声，看见一队红卫兵正在抡洋镐刨假山呢，那假山和水池已是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众人走到码头边上，一个满脸胡茬儿的船工懒洋洋地划过船来，众人登了上去。“哎？你划快一点嘛！”李焱见船速太慢，不满地对那个光着脊梁，长着一身极其发达疙瘩肉的船工嚷嚷。“你叫唤什么？翻了船你负责啊？”“我们要急着吃饭呢！”李焱说。“还吃饭呀？都让你们砸的一塌糊涂了”，那船工干脆停桨划火点烟，自顾自抽着，又道：“从昨天下午起，就穷折腾。连你们，今儿一上午是第七拨了！上去一拨就砸一通，红卫兵还知道吃饭是第一桩大事呀？你们这一砸，最倒霉的是我们这些临时工喽！这个月关不关得出饷来哟？”

李焱不好和这个有些半吊子的家伙理论，心里却恨不得把他踹到水里去打一架，叫于立拉着坐下了。众人焦躁地等了 20 来分钟才划过去。上到岛上，满目一片残枝败叶，曲径灌木草坪被砍刨得白茬触目、黄泥上路。大字报、大标语糊满了三层楼阁：“铲除共济园资产阶级安乐窝！”“砸碎资产阶级复辟的黄粱美梦！”门上还有一幅对联儿：“昔日大肚皮醉生梦死灯红酒绿，今朝工

农兵从容就餐扬眉吐气!”横批:“灭资兴无”。署名更是五花八门了,全是各中学的红卫兵。正门口又有大字报贴着,其中一个引起了张愉的注意:

勒 令

共济园是我市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龌龊交易、藏污纳垢的场所!他们胖得发愁、饮甘厌饫、纵欢作乐,仗着有点臭钱,公然在此向劳动人民示威!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红卫兵要抡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共济园砸烂!我市一中近卫军红卫兵发布勒令如下:

- 1、从今日起,共济园更名为“工农兵餐厅”,欢迎革命群众前来进餐;
 - 2、一律取消华而不实的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资产阶级式菜肴,增添大众菜点;
 - 3、价格一律以工农兵能承受得起为原则,不得有高价菜式出现!
- 我近卫军红卫兵将不定期前来检查指导。勿谓言之不预也!

市一中近卫军红卫兵

8月23日

张愉笑道:“这一张挺文绉绉的哩!”郑洵说:“我一看就知道是孔学海写的。这家伙咬文嚼字厉害着哪!《青年近卫军》是他最喜欢的书,边看边当着同学的面热泪盈眶!没想到叫他用在这儿当名字,圆了他的梦了。”李焱进门,见没人接迎,便高声喊道:“我们红卫兵前来吃饭,你们为啥不接待?”于立看桌子椅子横陈,屏风条案杂列,正要招呼大家退出,一个大师傅模样的、长着硕大蒜头红鼻子的中年人进来,谦卑地执手于前,问:“请问红卫兵同志,你们要用餐呀?”李焱将头一昂,说:“这时候了,不吃饭干啥来了?”红鼻子为难地说:“你看,才刚破的‘四旧’,都弄成这样了,实在是……”,李焱挥手道:“这年头很正常嘛!快给我们收拾一下,我们破了半天‘四旧’,早就饿了!”红鼻头只好叫一个年轻女服务员过来,吩咐快把楼上单间收拾一下待客。

等李焱他们被战战兢兢的女孩子引领到三层,于立看每层都被搞得狼籍遍地,灰尘覆盖,无从落脚。三层包间门楣上的房名匾上糊上“兴无”的白底黑字。郑洵说:“这间原来好像叫‘瀛洲’。”于彤听出郑洵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了。李焱大声说:“拿菜谱来!”苗条细腰小嘴儿的女服务员颤声儿说道:“实在对不起,昨天我们接到‘勒令’后,决定按红卫兵的要求办,所以今天也没有多采购初料,只有白菜、大葱、萝卜……那些黄鳝、光鸡、青虾、牛柳、蘑菇……伍的没……敢再进。”李焱不满地说:“他们叫你们干啥,你们就干啥哪?”小服务员难堪地低头不说话。

“炒个红椒爆响螺丝来,好下饭!”李焱说。“这个……没有。”于彤生气了,说:“连外面摆小吃摊的都有,你们是咋为工农兵服务的?”郑洵说:“那就,来一条二吃鲤鱼吧。”“对不起,没采购。”“耶?过去不都是现下湖里去捞吗?”李焱接道:“撒谎了是不是?欺负我们没来过!”那小服务员委屈的眼泪要出来了,说:“做鱼菜的师傅,昨天晚上被你们打伤了,今天没来嘛!”李焱瞪大了眼睛,